

童年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, 守着时日, 获得自在。童年渐行渐远, 淡至模糊、哑哑、疼痛、空落落。在回忆中坠入深处, 也有明亮呈现, 那便是老屋、故人、玩伴、山阔水长。

画这幅画时想到父亲, 一个城里上班的工人, 一辈子恋着土地, 因身体原因长年请病假。在乡下的日子里, 他无所事事, 然而面对田野, 他似乎触摸到了某些神圣的东西, 通过汗水, 他获得舒畅。他小心翼翼地拒绝通往山外的路。

在乡下, 父亲不走正道。山野之间, 崖壁上都有攀爬的路, 日夕相遇, 有丰而茂的草木, 父亲喜欢这样的路。喜欢草木之人, 他自己亦是草木。乡下人实而真, 直而诚, 人和虫鸟兽, 又及四季中的风雨雷电, 都是说话对象。

记得有一年开山种地, 为了让山地的肥料厚实, 我们父女俩把去冬的荒草收集在一起, 又想, 茅草轻浮, 烧后也不过是一层浮灰入不了泥土, 父女俩下了死力气刨灌木根, 翻晒后点燃沤肥撒在地里, 那一年春夏时分父亲种下了黄豆种子。出苗, 见风见雨长得欢实, 眼见豆苗长得浩浩荡荡, 我们就坐在山腰上凝神静气俯瞰, 想象着秋天来临。豆恣肆地长, 无节制。父亲说: “地有厚德, 可载万物, 依时而作, 土地永不辜负人。”劳动可以把什么都改变, 也改变着人的模样, 似乎只有这样才足够承载悲喜。

有多少农人在长满万物的土地上劳作, 在释放生命力量的行进中, 经天纬地。他们是自由的, 自由的代价有可能和财富不沾边, 但是, 自由又是多么叫人向往!

有一年去山西翼城县郊区, 见到一位写诗歌的朋友。一直以来, 他舍不得自己的乡下, 天暖的日子里, 他

## 活得自然

□葛水平



把心灵安置在乡下的土窑内, 并在院子里种下了油菜花。

一道柴门, 又一道, 在寒意料峭的风中, 寻找一扇打开的门。这不是一个浪漫抒情的年代, 庸凡的生活, 一切都显得那么轻忽。就在柴门打开的那一瞬间, 院子里开满的油菜花, 让我在精神上感受到一种迎接, 使我想起了张爱玲的一句话: 单是活着就是桩大事, 几乎是个壮举。

五眼窑洞, 朝南, 给人一种不忍惊动岁月之感。站在院子里的油菜花旁, 春风从远处刮来, 夯土的墙只是拦挡了一下, 艾药儿香掠过我的嘴唇, 我狠狠地吸了一口。春天就该是这样的, 风情, 有序, 似乎有一种光芒生长在朋友晋侯的院子里。

这就是生活啊。去冬柴门上的对联还在, 晋侯说他的父亲刚走, 并不因为红彤彤的对联而不悲伤。他的父亲最好的姿态遗落在这个院子里, 那张生前的照片凝固了岁月。院子外望沟的土嘴上举着半截老树的木桩。从晋侯的描述中可以想象那一幕: 从城里回到乡下, 进入母亲的视野, 在母亲起身拍打风落在围裙上的草叶时, 沟口上的晋侯冲着高处喊一声“妈”。此刻, 对面那山冈一样的土塬上, 风列队而过。远处有牵驴汉子, “走”, 鞑驴夹着尾巴。几只黑鸟起伏在道路上。

酸枣树杈在土墙脚下, 发青的枝干, 挂着一层绿色。油菜花开开落落, 一部分开着, 一部分豆荚里的菜籽正在鼓起, 在接近最后的成熟, 明黄中的沉绿。一年的收成, 只有十几斤菜籽, 然而它们让生活变得富有弹性。

我想到了秋天父亲见风起泪的风眼, 想到我们种下的黄豆种子, 等一朵令人躲闪不及的花开, 都是为了了一点功名, 一点生计啊。

沿着黄土墙脚前的小路走往高处。晋侯说, 人浪费了钱财把砖房子盖在平地上, 又往城市里去了, 砖房子闲着, 想不明白是为了什么。古人描绘的理想国是重视死亡而不向远方迁徙, 虽然有船和车辆, 却没有必要去乘坐; 虽然有武器装备, 却没有机会去布阵打仗。那里, 有香甜美味的饮食, 清雅的衣服, 安逸稳定的住所, 欢乐的风俗。

一个平静的下午就这样来临了。我想象不出令人感到亲切的日子是怎样的, 也许就是赋予生活具体而真实的内容, 在被人们忘却的角落里, 和一些细小普通的事物亲近并获得美好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# 麻雀

□马未都

●昨天送走最后一位客人时, 我看了一下表, 5:49。天色已暗, 无风很暖; 天气预报说的沙尘和四五级风都没有来。有时天气预报不准也未见得是件坏事。

●几十只麻雀在尚未吐绿的爬山虎上叽叽喳喳, 声音没有夏天时那般响亮。但从声音听, 这些麻雀就不像挨了饿的, 它们只是在等待天黑后的休息。

●麻雀几乎是每个人认识的第一种鸟, 地球上无处不在。我早年去西沙群岛, 在最偏僻的岛上, 也可以看见它一天到晚忙忙碌碌, 不知它们的祖先是怎样飞过大海在此定居的。

●麻雀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灰头土脸, 其实仔细端详, 它还是挺俊俏的: 中性的色泽、浑圆的脑壳、粗壮的身段。它们成群结伙, 呼啸而来, 呼啸而去, 在城市中, 麻雀与人共处, 适应力最强。

●我上小学的时候, 北京没地儿去买鸟, 我总是想逮个麻雀玩。我用小棍支起个箩筐, 撒下诱饵, 远远地拽着小棍上的绳子, 幻想着麻雀蹦蹦跳跳进入圈套。这时的麻雀比人精, 围着箩筐捡拾米粒, 从不越雷池半步, 让人扫兴。后来某一天, 我发现, 厨房的阳台门被打开时, 可以从厨房门的玻璃上通过折射看到麻雀探头探脑的情形。我随即设置机关, 细心用米粒撒成一条线, 引诱麻雀一步一步地上钩。那天, 当我惊天动地拉上阳台门擒获一只麻雀后, 我才体会到鸟为食亡的含义。

●小麻雀气得不吃不喝, 是一副硬骨头。我因年幼无知而舍不得放它, 期望它能屈服, 换一种寄生方式生活。可是我错了, 麻雀有自己的生活理念, 宁死不屈, 这让我觉得它很有操守。

## 经典阅读

### 谈谈“意境”

□古龙

一  
人生是什么?  
“不如意事常八九。”  
人生中的确有很多不如意的事——明明已达到成功边缘的挫败, 幸福多年只因一件小事而离散的婚姻, 长久奋斗只因一点疏忽而造成的消沉。  
这些事情常常令人恨不得一头撞死,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无可奈何的。

无可奈何, 岂非就是人生中最悲伤的悲伤。  
就算你有八百匹五花马、七千件千金裘, 都拿去换了美酒, 这种无可奈何的悲伤, 还是无法消去。  
可是人生无疑还是有很多值得珍惜的事: 朋友间的一席长谈, 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共鸣, 风尘中偶然逢得的知己, 处在“世人皆欲杀”的境遇中, 偶然有一两个人能“吾意独怜才”。  
这些都是能使人从内心深处感觉到温暖的事, 只要有一点点这种温暖的回忆, 已足以令人度过老年寂寞的冬天。

二  
宝剑有双锋。  
人生中有许多事也都一样。  
刺猬只有刺, 没有皮毛, 在寒冷时只有互相依偎取暖, 但也经常会刺痛对方。  
“我们靠在一起, 虽然不冷了, 可是会刺痛彼此; 不靠在一起, 虽然不痛, 却会冷。”这是一种说法。  
“我们靠在一起, 虽然有点痛, 却不冷了; 不靠在一起, 虽然有点冷, 却不痛了。”这是另外一种说法。

人也像刺猬, 有的悲观, 有的乐观; 有的只想到痛苦的一面, 却忘了人生中毕竟还有欢乐。  
我看电影, 总喜欢快乐的结局; 我看小说, 总喜欢欢乐的结束。我自己写作时也一样。  
我总觉得, 人生中不如意、不快乐的事已够多, 不需要我们再去增加。  
喜剧所表达的, 也许永远不如悲剧那么深刻; 欢乐的意境, 也许永远没有悲伤那么高远。

可是我宁愿让别人觉得我俗一点, 我宁可去歌颂欢乐, 也不愿去描述悲伤。  
不管怎么样, 阳光普照着的大地, 总比灯火阑珊处好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 张红宇  
一版编辑: 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 冯漫图  
编: 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

## 城市笔记

### 水苏州

□王振羽



城内内外, 门环依旧, 叩打起来, 嗡嗡有声。自胥门南行, 人随水走, 城墙作伴, 城墙虽然多处倾倒废弃灌木丛生, 但城墙的基础隐约还在, 而完好处的城墙之上, 则有烟熏火燎的痕迹, 曾经依城墙而居的人家糊贴报纸的印痕昭然可辨。城墙根下, 绿草, 花树, 到了城墙转角处, 护城河也随之往东, 有悠闲的市民在城墙脚下寻觅各种野菜。自此东行不远处, 就到了盘门。这一带城墙、门楼、瓮城、水关, 都修缮如旧, 垂丝海棠沿城墙次第怒放, 还有樱

花、杏花、桃花, 也都不甘示弱, 竞相妩媚于这短暂的春光。过蟠龙桥, 望人民桥, 蟠龙桥虽建于2003年, 却有桥记写道: “自此东大街与南门一脉相通, 吴门桥与人民桥中添胜侣, 不惟行旅称便, 且为桥乡增华。”末了又来一句“爰为记, 以时古城保其风貌之一端”, 姑苏文风之盛, 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过人民桥, 城墙成为土埂, 但内外城河夹持而行, 二月兰正在盛开, 迎风摇曳, 煞是喜人。这一段步道与水面对苏州古城的正南方向, 这在当年, 不是正好面对越国吗? 说话间, 有一万象书院悄然而立, 进去看看, 书架之上书不甚多, 有《达尔文传》, 还有王力的《古代汉语》等, 窗明几净, 倒是很不错的小憩好去处。说话间, 经过桂花公园, 在东南一隅, 城墙又开始威武雄壮起来, 这大概就是蛇门旧址。过了葑门, 左边就是苏大校园了, 长廊之上有二郎桥、东吴厅、桃李芬芳等匾额, 更有各种楹联、诗文张挂其上, 处处显露出千年苏州的人文气息。这种气息居然还熏染到了桥墩之上。你看, 桥墩的水泥壁上, 都是唐诗宋词啊。这样的处处留心, 认真经营, 步道之上还处处有走步、跑步的小常识路牌, 不知道有多少城市能够做到?

走得有点累了, 相门也就到了。在这里亲近苏州, 歇脚喝茶, 应该是最为相宜的了。苏州步道, 也就走了大半。虽然不无半途而废的缺憾, 但我一定要告诉苏州朋友, 在不久, 我会再来, 沿着苏州步道, 缓缓而行, 看这座千年古城的斑驳老墙和流淌不息的烟水苍茫。